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

[俄] 屠格涅夫 / 著 力冈 / 译

猎人笔记



全国优秀出版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主编 任溶溶

猎人笔记

[俄]屠格涅夫 著

力冈 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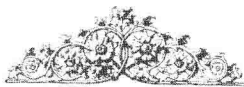
猎人笔记/(俄)屠格涅夫著;力冈译.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 1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

ISBN 978-7-5342-6020-9

I. ①猎… II. ①屠…②力… III. ①中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5187 号



责任编辑:平 静 陈 曦

美术编辑:周翔飞

封面设计:小飞侠

版面设计:皮 皮

插 图:画盟工作室

责任印制:吕 鑫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

猎人笔记

[俄]屠格涅夫 著 力冈 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5 印张 8.375

字数 148000 印数 1—15180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42-6020-9 定 价: 12.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译本前言

屠格涅夫是十九世纪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1818年,他出生在奥廖尔省的一个贵族家庭。童年时代在家中接受家庭教育。1827年全家迁居莫斯科。他十五岁考入莫斯科大学,后转入彼得堡大学。在大学时代,屠格涅夫就对文学产生了兴趣。1838年春,屠格涅夫出国去柏林大学学习,1841年回国。

1843年,屠格涅夫发表了叙事长诗《巴拉莎》,获得俄国现实主义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的好评。这件事成为屠格涅夫生命运的转折点,为他今后漫长的创作道路奠定了基础。

《猎人笔记》(1847—1852)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使他获得作家的声誉。同期,他还创作了《食客》(1848)、《村居一月》(1850)等一些戏剧。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屠格涅夫写了一系列以贵族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中篇和长篇小

说,其中《罗亭》是屠格涅夫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贵族之家》则给他带来一流作家的声望。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创作了刻画“新人”形象的两部长篇《前夜》(1860)和《父与子》(1862)。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上半期,定居巴黎的屠格涅夫发表了中篇小说《草原上的李尔王》、《春潮》和《普宁和巴布宁》。1877年发表了他一生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展开的俄国民粹派运动。

这里选介的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之作《猎人笔记》。1846年底,屠格涅夫把一篇特写《霍尔和卡里内奇》交给《现代人》杂志编辑部。1847年《现代人》杂志第一期刊载了《霍尔和卡里内奇》,编者还在标题下加上了一个副标题“摘自《猎人笔记》”。这篇特写立刻引起读者的极大关注,获得了巨大成功。以后屠格涅夫继续为《现代人》杂志写“猎人笔记”。从1847年到1852年,他陆续写了二十二篇,并由《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冠以《猎人笔记》的书名出版了单行本。1880年,出版时又增加了三篇新作,这样,《猎人笔记》总共由二十五篇特写组成。本书精选了其中的十二篇。

《猎人笔记》以反映农村生活的新角度和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给文学界带来了新鲜空气。《猎人笔记》的角度之所以新,就在于屠格涅夫在描写农民不幸命运的同时,以更多的笔墨着意表现了他们卓越的才干、美好的精神世界和高尚的道德力量,赞美了他们纯洁、善良的天性。

《霍尔和卡里内奇》中的两个农民霍尔和卡里内奇就是两个迥然不同性格的典型。霍尔精明能干，讲究实际，善于营生。他住在树林的沼地里，可以远一点避开地主老爷的耳目。他埋头苦干，靠自己的力量盖起了一幢木房子，生养了一群身强力壮的小霍尔，操持起了一个人丁兴旺、驯服和睦的大家庭，还积攒了一些钱财。他虽是一个农奴，但表现出了惊人的独立性，具有驾驭生活的意志和力量。而卡里内奇则是个理想家、浪漫主义者，多才多艺。他没有家小和家业，无牵无挂，日子过得马虎但令他满意。他热爱大自然，性情也像大自然一样淳朴和充满诗意。卡里内奇的形象显示了普通农民淳朴、憨厚、真挚、善良的心灵。

《美丽的梅恰河畔的卡西扬》中的卡西扬也是一个卡里内奇式的人物，他是大自然的宠儿，是农民哲学家。他一走进森林就忘记了一切，他模仿鹤鹑的叫声，接唱云雀的歌儿，与林中百鸟呼应，全身心都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中。他善于思考，说出的话富于哲理。他慈祥、善良，然而不被人理解，人们把他视为“疯子”。屠格涅夫通过卡西扬这个人物赞美了俄罗斯农民的淳朴、善良和美好的本性。

在《歌手》中，屠格涅夫描绘了一个天才的农民歌手雅什卡，他的歌声“像有裂罅似的，带有轻轻的碎裂声和叮当声。开头甚至有痛苦的意味儿，但是其中又有真挚而深沉的爱恋，又有青春气息，有活力，有甜蜜，又有一种令

人销魂的悲怆意味儿。一个俄罗斯人的真挚而热烈的灵魂在歌声中回响着，呼吸着，紧紧抓住你的心，也直接抓着他那俄罗斯人的心弦”。

《活骷髅》中的露凯丽娅原来是仆人中的美人，能歌善舞，后来因患病变成一具“活骷髅”，但她并不怨天尤人。她没有什么个人要求，却念念不忘农民的利益，她只希望把农民的租税减轻些。

《幽会》中的阿库丽娜虽被负心汉抛弃，但她对于爱情的真诚追求使人深深感动。这些动人的农家少女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俄罗斯农民高尚、丰富的精神世界。

在《猎人笔记》中，与农民相对照，屠格涅夫还描写了各种类型的地主。《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中，他写了一个专横残暴的大地主。《总管》中的宾诺奇金则是个表面温和善良，实际心毒手狠的人物。这些地主有的凶残暴戾，有的贪婪狡诈，有的无耻放荡，有的伪善阴险。尽管他们声势显赫，但无一不愚蠢、卑劣和空虚。可是这些腐朽、反动的人物却占据着高位，奴役欺压那些无论是才干方面还是道德方面都要比他们高得多的农民。屠格涅夫把这些地主与农民对照起来加以描写，其中分明含有极大的讽刺性和揭露性。

《猎人笔记》充分显示屠格涅夫是一位描写俄罗斯风景的卓越大师。翻开《猎人笔记》，俄罗斯中部地区的大自然带着绚丽的色彩和扑鼻的芳香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别

任草地》向我们展现了七月的早晨、灿烂的霞光、明亮的太阳、闪烁的群星。书中最后一篇《树林和草原》更是一幅广阔的、充满朝气的风景画，它生动地表现出变幻着的大自然景色、天空、树林和草原，令人产生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猎人笔记》以进步的思想内容、动人的艺术力量和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得到俄罗斯进步舆论界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猎人笔记》在屠格涅夫的全部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作家的成名之作，而且它的问世也标志着屠格涅夫的创作个性的形成和他的现实主义道路的开始。

王 燕 张光生

目录



霍尔和卡里内奇	1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21
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	38
别任草地	65
美丽的梅恰河畔的卡西扬	95
总管	125
孤狼	147
歌手	160
幽会	186
契尔托普哈诺夫和聂道漂斯金	200
活骷髅	228
树林与草原	249



霍尔和卡里内奇^①

谁要是从波尔霍夫县来到日兹德拉县,大概会对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明显差别感到惊讶。奥廖尔省农人的个头儿不高,身子佝偻着,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住的是很不像样的山杨木小屋,要服劳役,不做买卖,吃得很不好,穿的是树皮鞋;卡卢加省代役租农人住的是宽敞的松木房屋,身材高大,脸上又干净又白皙,流露着一副又大胆又快活的神气,常常做奶油和松焦油买卖,逢年过节还要穿起长筒靴。

奥廖尔省(我们说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的村庄通常四周都是耕地,附近有冲沟,冲沟总是变为脏水塘。除了

①最初刊于《现代人》杂志,1847年第1期,同时带有副标题“摘自《猎人笔记》”。作品发表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这给当时正准备放弃文学事业的屠格涅夫以巨大的鼓舞。

少许可怜巴巴的爆竹柳和两三棵细细的白桦树以外,周围一俄里之内看不到一棵树,房屋一座挨着一座,屋顶盖的是烂麦秸……卡卢加省的村庄就不一样,四周大都是树林,房屋排列不那么拥挤,也比较整齐,屋顶盖的是木板,大门关得紧紧的,后院的篱笆不散乱,也不东倒西歪,不欢迎任何过路的猪来访……

对一个猎人来说,卡卢加省也要好些。在奥廖尔省,所剩无几的树林和丛莽再过五六年会全部消失,就连沼地也会绝迹;卡卢加省却不同,保护林绵延数百俄里,沼地往往一连几十俄里,珍贵的黑琴鸡还没有绝迹,还有温顺的沙锥鸟,有时忙忙碌碌的山鹑会扑啦一声飞起来,叫猎人和狗又高兴又吓一跳。

有一次我到日兹德拉县去打猎,在野外遇到卡卢加省的一个小地主波鲁德金,就结识了这个酷爱打猎的极好的人。不错,他也有一些缺点,比如,他向省里所有的富家小姐求过婚,遭到拒绝而且吃了闭门羹之后,就带着悲伤的心情到处向朋友和熟人诉说自己的痛苦,一面照旧拿自己果园里的酸桃子和其他未成熟的果子做礼物送给姑娘的父母;他喜欢翻来覆去讲同一个笑话,尽管波鲁德金先生认为那笑话很有意思,却从来不曾使任何人发笑





过;他赞赏阿基姆·纳希莫夫的作品和小说《宾娜》^①;他口吃,管自己的一条狗叫“天文学家”;说话有时带点儿土腔;在家里推行法国膳食方式(据厨子理解,这种膳食的秘诀就在于完全改变每种食品的天然味道,经过他的手,肉会有鱼的味道,鱼会有蘑菇味道,通心粉会有火药味道。因此不把胡萝卜切成菱形或者梯形是决不放进汤里去的)。然而,除了如上所说这少数无伤大雅的缺点,波鲁德金先生是个极好的人。

我和他相识的第一天,他就邀我到他家去过夜。

“到我家有五六俄里,”他说,“步行去不算近,咱们还是先上霍尔家去吧。”(读者们,请允许我不描述他的口吃。)

“霍尔是什么人?”

“是我的佃户……他家离这儿很近。”

我们便朝霍尔家走去。在树林中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的林中空地上,是霍尔家的独家宅院。宅院里有好几座松木房屋,彼此之间有栅栏相连。主房前面有一座长长的、用细细的木柱撑起的敞棚。我们走了进去。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二十来岁,高高的个头儿,长相很漂亮。

“噢,菲佳!霍尔在家吗?”波鲁德金先生向他问道。

^①阿基姆·纳希莫夫(1782—1814年):俄国十九世纪初的诗人、寓言作家。《宾娜》是马尔科夫的作品,被别林斯基斥为“呓语”。

“不在家，霍尔进城去了，”小伙子回答，微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您要车吗？”

“是的，伙计，要一辆车。再给我们弄点儿克瓦斯^①来。”

我们走进屋子。洁净的松木墙上，连一张常见的版画都没有贴。屋子一角，在装了银质衣饰的沉重的圣像前面，点着一盏神灯。一张椴木桌子，不久前才擦洗得干干净净。松木缝里和窗框上没有机灵的普鲁士甲虫在奔跑，也没有隐藏着沉着老练的蟑螂。

那年轻小伙子很快就来了，用老大的白杯子端着上好的克瓦斯，还用小木盆端来一大块白面包和十来条腌黄瓜。他把这些食物放到桌子上，就靠在门上，微微笑着，打量起我们。

我们还没有吃完这顿小点，就有一辆大车轧轧地来到台阶前。我们走出门，只见一个头发拳曲、面色红润的十四五岁男孩子坐在赶车的位子上，正在吃力地勒着一匹肥壮的花斑马。大车周围，站着五六个大个头男孩子，彼此十分相像，也都很像菲佳。

“都是霍尔的孩子！”波鲁德金说。

“都是小霍尔。”已经跟着我们来到台阶上的菲佳接话说，“还没有到齐呢，波塔普在林子里，西多尔跟老霍尔

^①克瓦斯：俄罗斯民族传统的饮料。



上城里去了……”

“小心点儿，瓦夏，”他又转身对赶车的孩子说，“赶快点儿，把老爷送回去。不过，到坑坑洼洼的地方，要小心，慢点儿，不然，会把车子颠坏，老爷的肚子也受不住！”其余的小霍尔们听到菲佳的俏皮话，都嘿嘿地笑了。

波鲁德金先生庄重地喊了一声：“把‘天文学家’放上车！”菲佳高高兴兴地举起不自然地笑着的狗，放进大车里。瓦夏放开马缰，我们的车子朝前驰去。

波鲁德金先生忽然指着一座矮矮的小房子，对我说：“那是我的办事房。想去看看吗？”“好吧。”他一面从车上往下爬，一面说，“这会儿已经不在这儿办事了，不过还是值得看看。”

这办事房共有两间空屋子。看守房子的独眼老头儿从后院跑了来。“你好，米尼奇，”波鲁德金先生说，“弄点儿水来！”独眼老头儿转身走进去，一会儿带着一瓶水和两个杯子走了回来。“请尝尝吧，”波鲁德金对我说，“这是我这儿的好水，是泉水。”



我们每人喝了一杯，这时候老头儿向我们深深地鞠着躬。

“好，现在咱们可以走啦，”我的新朋友说，“在这儿，我卖了四俄亩树林给商人阿里鲁耶夫，卖的好价钱。”我们上了马车，半个钟头之后，就进了主人家的院子。

“请问，”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向波鲁德金问道，“为什



么您那个霍尔单独居住,不跟其他一些佃农在一块儿?”

“那是因为他是个精明的庄稼汉。大约在二十五年前,他的房子被火烧了,他就跑来找我的先父,说:‘尼古拉·库兹米奇,请允许我搬到您家林子里沼地上去吧。我交租钱,很高的租钱。’‘可你为什么要搬到沼地上去?’‘我要这样!不过,尼古拉·库兹米奇老爷,什么活儿也别派给我,您就酌情规定租金吧。’‘一年交五十卢布吧!’‘好的。’‘你要当心,我可是不准拖欠!’‘知道,不拖欠……’这么着,他就在沼地上住了下来。打那时起,人家就叫他霍尔^①了。”

“怎么样,他发财了吗?”我问。

“发财了。现在他给我交一百卢布的租金,也许我还要加租。我已经不止一次对他说过:‘你赎身吧,霍尔,嗯,赎身吧!’可是他这个滑头却总是说不行,说是没有钱……哼,才不是这么回事儿呢!……”

第二天,我们喝过茶以后,马上又出发去打猎。从村子里经过的时候,波鲁德金先生吩咐赶车的在一座矮小的房子前面停了车,大声呼唤道:“卡里内奇!”院子里有人答应:“来啦,老爷,来啦,我系好鞋子就来。”

我们的车子慢慢前进,来到村外,一个四十来岁的人赶上了我们。这人高高的个头儿,瘦瘦的,小小的脑袋瓜

①霍尔是音译,本意是“黄鼠狼”。

朝后仰着。这就是卡里内奇。我一看到他那张黑黑的、有些碎麻子的和善的脸,就很喜欢。

卡里内奇(正如我后来听说的)每天都跟着东家外出打猎,给东家背猎袋,有时还背猎枪,侦察哪儿有野物,取水,采草莓,搭帐篷,找车子。没有他,波鲁德金先生寸步难行。

卡里内奇是个性情顶愉快、顶温和的人,常常不停地小声唱着歌儿,无忧无虑地四处张望着,说话带点儿鼻音,微笑时眯起他的淡蓝色眼睛,还不住地用手捋他下巴上那稀稀拉拉的小胡子。他走路不快,但是步子跨得很大,轻轻地拄着一根又长又细的棍子。

这一天他不止一次同我搭话,伺候我时毫无卑躬屈膝之态,但是照料东家却像照料小孩子一样。

当中午的酷暑迫使我们找地方躲避的时候,他把我们领进了树林深处,来到他的养蜂场。



卡里内奇给我们打开一间小屋,里面挂满一束束清香四溢的干草。他让我们躺在新鲜干草上,自己却把一样带网眼的袋状东西套到头上,拿了刀子、罐子和一块烧过的木头,到养蜂场去给我们割蜜。

我们喝过和了泉水的温乎乎的、透明的蜂蜜,就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簌簌的絮语声中睡着了……

一阵轻风把我吹醒……我睁开眼睛,看见卡里内奇坐在半开着门的门槛上,正在用小刀雕木勺。他的脸色柔



和而又开朗,就像傍晚的天空,我对着他的脸欣赏了老半天。波鲁德金先生也醒了,我们没有马上起身。跑了很多路,又酣睡过一阵子之后,一动不动地在干草上躺一躺,是很惬意的。这时候浑身松松的,懒懒的,热气轻轻拂面,一种甜美的倦意叫人睁不开眼睛。

终于我们起了身,又去转悠,直到太阳落山。吃晚饭的时候,我谈起霍尔,又谈起卡里内奇。“卡里内奇是个善良的庄稼人,”波鲁德金先生对我说,“是个又勤奋又热心的人。干活儿稳稳当当,可是却干不成活儿,因为我老是拖着。天天都陪我打猎……还干什么活儿呀,您说看看。”我说,是的。我们就躺下睡了。

次日,波鲁德金因为和邻居比丘科夫打官司,上城里去了。邻居比丘科夫耕了他的地,而且在耕地上打了他的一名农妇。我便一个人出去打猎。快到黄昏时候,我顺路来到霍尔家。

我在房门口遇到一个老头儿,秃头顶,小个头儿,宽肩膀,结实健壮,这就是霍尔了。我带着好奇心把这个霍尔打量了一下。他的脸型很像苏格拉底:额头也是高高的,疙疙瘩瘩的,眼睛也是小小的,鼻子也是翘翘的。我们一同走进房里。还是那个菲佳给我端来牛奶和黑面包。霍尔坐在长凳上,泰然自若地捋着他那卷卷的下巴胡,跟我聊起来。他大概觉得自己是有分量的,说话和动作都是慢腾腾的,有时那长长的唇髭底下还露出微笑。